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Y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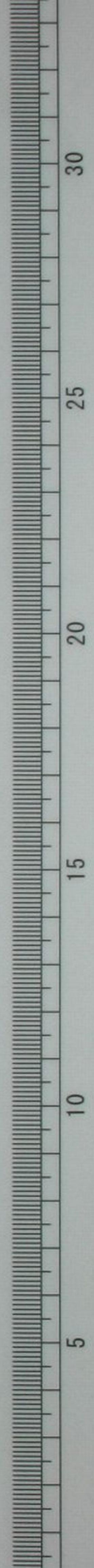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校正
刻
世說新語補

十九
北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10
10



文庫 17
W210
10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氏寄

010185190590

輕詆下

○補 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南史

曰孟顓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顓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顓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謝嘗語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至於會稽太守謝嘗語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

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顓顓深恨此言

○補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委巷歌謠乃是真詩

○補 謝宣映南史曰謝綯字宣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袁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

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補 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

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澹

深冲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見王文憲儉謚詩沈

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補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

氣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笑侍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

敬則以敬兒武臣庸率故以彥回為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補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

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為正員郎後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弒蒼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淵率百官奉爾

綬詣齊宮勸進

○補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為侍中尚書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疑有異志

王晏明頭保之永明中累遷尚書僕射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

○補

○補

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著連珠十

者云希世之寶遠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補 徐常侍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補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

邁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

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

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

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宛句父暉兗州左

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為廣陽

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

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

散騎常侍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玉牀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

左文人未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助我

子昇是以陵顏

驟謝舍任吐沈

○補 江從簡南史曰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

採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是光祿革子

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梁書曰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

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補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怒。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補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

祖韜。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謫。流死雋州。

○補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補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

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

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趙超詭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

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承禎

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

師正。傳辭。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補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

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

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京兆亂。步調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官。扁舟下荆楚。間來。唐書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

此佔世說補卷之十九

六

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惠自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

○補

韓愈

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

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

鏡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嘗

語李程。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

儀檢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

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

說著文章。

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

擢甲科。

○補

杜少陵病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

為閻。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

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

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

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

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闕。王介甫改爲

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用

管闕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

逼。雲臥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

○補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

拜於馬首東都事略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

累官中書令

補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

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司馬

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君實別見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

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

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

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
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大之所制本實出干
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
位也衡表曲直耦單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
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
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義以義自然故
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
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
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
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
合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臣頃
御燕間親承訓教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
獻大懼涓流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誨討論博
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
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

北占士說補卷之十九

劉云倉卒出此
又難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
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
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邊
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
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譏
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
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
故莫之能害也。

劉云華池解渴
之言存想有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
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
此得及前源。

此鬼當夜哭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
曰。汝懷亦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
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
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
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
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
以厭眾心。其變。○甚不必
詐皆此類也。

李去甚不必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此語世說補卷之十九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 ○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

應自非露臥劍至即上及不知還以避之小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言讒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 ○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憫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

王云暢字無謂恐是諷字誤劉云暢作謂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曰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而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須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此占世說補卷之十九

入論事

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奸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

因進說後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

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有云王允之事而此言

義之疑謬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

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惠登云孰作熟

○○

塔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

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塔身名宦盡不減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瑯琊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

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玉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為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谷人父淵因亂起

王云觀此明知後人添註

兵死聰
嗣業

劉云真有如此
強口者世說雖
鄙然種種備

○ ○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
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桓温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
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温甚恨之汪後為徐
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温挾憾奏汪為庶
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温温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
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
温愈怒之竟不屑意

○ ○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
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

王云此政不必
頭巾氣

劉云二人元知
舊義之非故共
謀過江不用此
義愍度後遂仍
用舊義為入講
以得食故託之
王云因悟並見
清談堅義亦見

意轉帖影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
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
江君之茂識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為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就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
目曰支愍度
才鑒清出孫綽敗心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
俱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救創
又云劉強解事
彼謂舊義不得
食故創新義動
入耳為救飢改
義故曰負如來
所謂那可立乃
無義非舊義也
文理尚不通何
妄下雌黃
劉云以無救創

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僮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
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
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
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
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
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藍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阿

補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為元之陝州

各懷疑阻張衡之忽李濟松窗雜錄曰姚崇為相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夙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

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
 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
 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礪石以待至便鑄
 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
 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
 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
 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
 天高明之位列
 四時成歲亭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
 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

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長子
 彞光祿少卿矣

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

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
 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

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槿懶善倡
 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
 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
 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顯仁
 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
 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
 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

子昂坊州刺史少子奕
 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林果然西胡志曰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會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豈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豈日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啖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補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

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下獄將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

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回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記曰

峽長七百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岫哀號行百餘里不

劉云此意亦何可少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羗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

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

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

之曰卿何以更瘦

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

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

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

劉孟真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矣因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

因月朔與眾在廳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鎮軍長史自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

鯁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徒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

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補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

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任齊為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謨謀毘佐沈約之徒皆引

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資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

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

日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蒜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畫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悒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深天監初。召入典校秘書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遷荆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

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沈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補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鑿。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齊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

歲莫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

補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

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

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軻終

身撫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空拘細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王云南華真經無王條脫事華陽真誥第一篇乃有之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蓋指此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姬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王云晦默有道何至作此王前請田宅恐不至

是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達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遠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玉不留行

一斥。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

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度，非弘範也。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

劉云：吾見嘉賓每海可喜。

本無下已字

○補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此帖世說補卷之十九

三十一

補

劉威碩在蜀。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

靈光殿賦。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較翰。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顏回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讐牖語人。原憲以讐為戶牖。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葦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遠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耳。

王去石尚有大浣布事。尤說世說不載。豈謂更遠情笑邪。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悉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純帝甚

卷之十九
王愷石崇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作羅。

王君夫。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

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

鳩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人。愷為翊軍

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鸞。喙長尺餘。純

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

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有牛名八百里駢。常瑩

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

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

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

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變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

重致遠。未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

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自尾骨

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

戚經曰。樞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犬賺踈肋難

給。始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

待如。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菘。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養唯象
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菘菹是搗韭煨
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
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

○補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
日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
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補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
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
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
曲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
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
偶之並妙盡竒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
祉仕魏侃少而瓌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
嘗於死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犬十圍侃執以相擊悉
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補

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黃緣須入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飲而
 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黃緣須入
 郇公厨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
 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

郇國公爲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
 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
 天命因遺疾卒於魏州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
 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
 門第不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補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狐氏亦
 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補

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
 陪葬昭陵文昌倜儻有氣義韋臯在蜀
 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
 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
 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
 素之時所向不偶及

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三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而愛。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補

時苗魏略曰。苗字德胃。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

○補

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堅之。墻下旦夕射之。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語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宜王旨。唯免官而巳。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向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絕。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

○
○
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期。述父也。有名德。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也。司州言氣少有悟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與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謔胡之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聲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樛補。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劉云于此識彥

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

劉云怨恨至此我輩所不能道未可盡非

意大不說太傅憫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

封胡謝韶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弟。二子。義與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淵。遏謂玄。末謂韶。胡謂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

中乃有王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從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劉云矜咳二字不感語然極似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植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

○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

劉云不聞鵝聲

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補謝弘微至性實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

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補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

凡劣故縊不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

曰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為羣從所禮

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

物之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

至縣掘深一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焉

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夕半半氣不復見孔章

乃留其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焯燁煥若電發

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

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

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泰

阿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

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作為鐵劍

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

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汝知

我者

○補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任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宋書曰蕭惠開

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補 王融自侍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入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太傅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鄴侯

○補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湯

南史曰湯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湯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為太子

家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

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

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日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錢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

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補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此中顧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墓在

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寔在葑門東六里

○補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嘗

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梅詢字

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

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各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劉云小人姿態殊不易絕長哉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此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携貳豈有仲堪微問而成離隙乎

○補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率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諂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
 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
 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
 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
 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
 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
 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從
 得罪鎰按驗從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曰
 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為大夫夫人憂敢問所安毋
 日兒毋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
 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
 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

天鎰聲家貴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
 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殞
 而名與嵩
 岱等矣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終

尤悔

○補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儀字正禮

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懋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

子懋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略曰懋字子林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下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

女何况但眇是兒悞我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問其圍

劉云不安得為入太后所以不與也

棊竝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襍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弟太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

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古

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弟植之罪。通於太后。但加貶爵。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然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且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誣。三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吳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吳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

劉云三世將息如此

縣地。大寶十年置。可復得乎。語林曰。機為河北因華亭谷為名。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拯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補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

者是。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丞相不承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劉云不待後德可也爾時當以取金印詳為怨非不幸也

此言非成弘不

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

則云註似為丞相解紛

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彼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

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

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

將軍二千石

潯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翊周之風東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劉云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二千石不自足以驕死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庾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與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而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

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

王云非註幾不
駕頭作何語
劉云雖無有益
可以得入

仁總角時。與予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二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兒。既是偏所愛重。長子也。仕至州主簿。為之所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王云思曠如此
復何足道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又云註理高但
人情未可必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

劉云此等較有
俯仰大勝史筆

此占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

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

代已。遣道人竺僧憊齋寶物。遺相王寵幸。曾講

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補

王云。豈好雄語。然自非常人語。
又云。文是哥馬。師兄弟也。

憊一作潛

補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

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技藝。遂由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同搆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收。並皆款服。

○ ○ 補

陸鴻漸與常伯能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為茶論。說

茶之功效。并前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

七

祁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御史李季卿宣

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

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至臨懷縣館或言伯

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噴手

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

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衣

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

畢命季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

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

潤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孰陸名有傾蓋之歡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瓶深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齋至听舟蕩覆平挹听水增之處士神鑿其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策之

糝漏

補陳壽將為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

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廉除佐著作郎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文士傳曰

丁虞字敬禮。少有才。傳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虞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成。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承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虞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虞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益。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父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深。須臾。垂時論以之於萬世也。虞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亮誅謬。髮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眾。而無成功。蓋應變將

略。非其梁州是敬禮子。

○補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

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丞相既

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

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

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

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

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劉云下飲謂設茶也人才先志此比甚多

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王云彭蠡食之乃不吐此便非實錄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歎大戴

學所壽而死

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可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蝓蟬小者蝓即彭蠡也似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蝓即爾雅所謂蝓蟬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禕如廁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著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國寶主簿夜由白事云

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劉云傳聞亦不可無

荆黑世談補卷之二十

九

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語曰

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

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

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大雅詩也毛公

注曰谷窮也

○補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諸公素與周旋

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

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恠此意温曰承

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

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稱疾不視事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矜豪日甚大殖財貨商賈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謝虎子嘗上屋重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刺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

北帖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指疑謀字

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
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
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 ○
王云意氣二字甚新
劉云如此謗字孫之羞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
對曰天時尚煖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澤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

與王廞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 ○ 補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
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
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
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
○ 補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補

祖孝徵放縱不羈

北史曰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適逸起家

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人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姬擲禱

捕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曹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

聞見錄曰魏神

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耻孝徵怡然

不辱

○補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鹵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

杜若生淮南郡澤中 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

生杜若有杜若可以贈佳期乃委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

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入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一十五星郎位也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補

褚遂良

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

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

采納高宗冊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

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褚亮字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學士。

補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公名絳吏

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

林學士卒謚章簡。

補韓永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根耕根諸

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景以

為誤悉改為銀唐書曰愈子景亦登進士第

○○補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斫司適漕使至隨眾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

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斫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

溫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

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

所不通卒贈温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國公諡文正

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听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宋史曰太祖太后臨政起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

如抹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祐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工

補

金主亮南侵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

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命葉義問視師江上

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

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

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使

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

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北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七十四

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

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鄰上。五官將謂紹妻劉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回姿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使外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蔡別傳曰。蔡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

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奴往。嗒。蔡不哭。而神傷。婦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蔡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蔡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起期。若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蔡雖福。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典到之事非盛德
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蔡曰仲尼稱有德
者有言而荀彧減於是力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
○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為
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

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賈公問

克別傳曰克父適晚有子故名曰克
字公問言後必有克問之異

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
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鳴

劉云周歲也

三云此亦非孝
標士然猶近古

之郭遙望見謂克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
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
即賈后母也為性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止誨
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克華及賈謐
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
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
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如悍自
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補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
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
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
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授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詩小序曰。閔睢。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

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

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

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躑捷絕人。踰墻而

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楮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

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

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充

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二月不散。蓋此香也。充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

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

○補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辛亥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補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南史曰范汪之子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鮓

○補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鮓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多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禿取餘邕去靈休與何勛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補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條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

○補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明皇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補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其述

○補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其事

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器具陳於前納覩便
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志

唐書曰李納平瀘淄青節度使

正已之子代宗時正已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父兵正已卒統眾為亂為劉洽所敗計

○補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
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
凍而歸

○補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

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歿矣因大呼據

李元章好書皆然獲寶

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宋史曰蔡攸字君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

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雋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權不知學士論不與靖康元年安置

仇隙

補

獻帝嘗宴見孔文舉與郗鴻豫

司馬彪續漢書曰郗慮字鴻豫

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

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

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遭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無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與毀之於已猶蚊蚋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毅巨瓠堅而無廢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遵嚴教不

敢失隆。郝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毅。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又憾潘岳昔。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蹋秀。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藝。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

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皆斬之。初

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後。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 ○ 劉瓛當即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

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瓛

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追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鄧粲晉紀曰琨輿兄弟皆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曰可

出讓平曰臣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如

何也

王孝伯歿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大傅命駕出至

標所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倪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

諸曰桓冲後娶賴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工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馬知鉞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人攻承王廩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將軍愨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兒

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毋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

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補

謝玄暉頗輕江祐南史曰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同

徒右長史祐仕至侍中中書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祐問其故云

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南史曰：祐嘗與弟祀、劉

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後遂構害玄暉。南史曰：劉

德江祐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明帝

恩不肯答。又說劉暉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

及祐構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

○補顏平原國忠嫉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不

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

唐書曰：杞父突，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父子

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

散，突在臺獨居，為賊所執，遂見害。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

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骨。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

突，御文中丞。安祿山陷洛陽，突遇害。杞以門

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

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

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

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

紕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黃門侍郎。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題世說新語補後

嘉靖中華亭何允朗氏雅以博洽
 著稱其所輯語林上溯漢魏下逮
 勝國正史之外益以稗官小說撮
 其佳事佳話分門比類以擬於臨
 川之世說要其所擬亦河汾之于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洙泗耳無論宋以後事蕪溷而難
 入也隋唐諸君子有片語合作否
 其人有江左風致只模寫者否即
 所載司馬家一代事辭往、撫拾
 臨川所棄大官餘庖耳故愚嘗謂
 千載而有臨川不復能成世說矣

家弇州先生取何氏之書求其事
 馴雅者理中清者節取之附諸世
 說以補臨川所未備使人讀之宛
 然面接嵇阮之清狂耳聆劉許之
 玄理目觸王謝之琳琅忘其為晉
 以後事矣此曷以故何氏拙于矜

富弇州巧于見長也余徃歲負濬
冲滅性之談嘔血數升神氣都損
嘗得此編時置案頭以當枚發友
人張仲立秦汝約數相慰存見而
賞焉將分校刻之余病弗果於是
校注之任專之仲立讐對則汝約

預有勞焉夫孝標一注號稱詳贍
然皆二百季間語耳其人可指數
而事可臚列也况乎大江以北文
獻無徵孰王濬諸家乘則思過半
矣仲立素環瑋博稽羣籍多所訂
訛以相發明豈惟於博雅之士有

禪哉即何氏歸忠臣而臨川稱冢スルモ
 嫡可也是歲乙酉春三月既望瑯
 琊王泰亨識

重刻世說新語補跋

臨川王之世說已得孝標之注
 愈妙也世貞補之亦妙哉小美
 既缺之豫章以還諸刻稍多而
 李老批評本最行于海之內外
 云我公夙為癖特傷屢經剞劂

終屬孟浪乃讐校自務蒐閱數
本改而正之璋判珪合研覆不
遺遂藏為定本允明預而鑽厲
焉今茲鏤之剌已成公曰此舉
也奚足以復卯金氏之舊政且
也至孝標刪約之要博覽之裁

都非夫後世注家苟摘要於子
書或洽取類於襍家稗史而浩
瀚以為講張比遂知其混然
洋然難果逢其原矣不無以
遺憾但竢於博通之備證已迺
使允明記其言於卷末云公騰

龍源公也

皇和安永己亥正月守山碕允

明謹撰

